



■《浪子的历程》演出场景

从《浪子的历程》到《唐乔万尼》

——创新前卫的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上)

◆任海杰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以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和顶级的葡萄酒闻名全球,然而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更关注的是创办于1948年的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因为它内容丰富,理念先锋,尤其是近年来以创新前卫的歌剧制作引起世界乐坛瞩目(我收有多款其录制的经典歌剧版本),其影响力并不亚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慕尼黑歌剧节等。今年7月下旬,我们几位歌剧爱好者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的现场,连续欣赏了三部歌剧,果然名不虚传。

艾克斯是前普罗旺斯的首府,也是一座大学城,留有大量罗马时期的建筑,古朴安静,即便是音乐节期间,也不见喧嚣热闹。我们欣赏的第一场歌剧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的历程》,演出地点是总主教府剧场。各位可能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场所?从历史上看,宗教在欧洲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主教府在一个地区自然是重中之重。艾克斯的总主教府地处老城区中,音乐节举办期间,通往总主教府的各路口一律不准通车辆,只能步行前往。艾克斯的总主教府是一处庞大的建筑,进门不仅要安检,而且周围有不少荷枪实弹的军警在站岗巡逻,安保措施严格。总主教府剧场旁有个露天小院,走进一看,原来是有专家在作演出前的导赏,约有数十位观众在认真聆听。歌剧重镇也如此重视歌剧普及,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这让我联想到我们上海各剧院和音乐厅在音乐会前的导赏)。进总主教府剧场大门左拐,只见剧场是在一个类似于大庭院处“因地制宜”搭建的,除了上方的天空,四面的建筑环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音罩”。观众席有两层,约一千五百多个座位。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举办期间,有多个演出场所,总主教府剧场是其中重要的一处,也就是乐迷们在碟片上看到的“歌剧露天剧场”。我站在观众席入口处,环视全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终于来到了这个现场。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主要经历了三个创作阶段:俄罗斯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序列主义时期,《浪子的历程》是其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演出时间最长的作品,约两个半小时。这部歌剧平时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机会并不多,对我们中国乐迷来说,尤其是机会难得。这场演出本来是来自米尼尔·哈丁担任指挥,演出现场临时改为 Elvino Cullberg Jensen 执棒,几位主演都是美国人——演现代歌剧,美国的歌剧演员还是颇有造诣的,唱功演技俱佳,歌剧的音乐元素又是一个大拼盘——从巴洛克到现代,甚至不乏爵士乐、轻歌剧的味道。导演的风格简洁实用,纸搭的舞台空间既像一个音罩,又是演员活动的空间,配之以根据剧情不断快捷变化的五花八门的投影——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时常会令人目迷五色、利令智昏,剧中的主人公托姆不就是如此吗?现场观赏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音效的清晰,无论是演员的演唱,还是乐队(巴黎管弦乐团)的演奏,声音的清晰度犹如是在一个室内剧场。这对我们国内露天演出场所的建造和使用,不无启发。

第二场莫扎特的《唐乔万尼》,也是在总主教府剧场。演出的布景更为简洁,舞台上除了一大块中央凸板表演区,几乎是一片空旷,配之以简单的道具。这个制作最大的特色是打破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间隔,演出还没有开始,大幕就已拉开,演员陆陆续续地随意上场,甚至有主要演员与场内熟悉的观众打招呼、闲聊——似乎在告诉人们,戏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即是戏,这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是互通的。这样的演出现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然,一旦指挥上台,音乐响起,演出立刻进入正式状态。几位主演都很年轻,主演唐乔万尼的是一位加拿大的八零后,身材就像模特儿,舞姿出众(演出中有好几段大幅度的舞蹈,表现唐乔万尼的风流倜傥),唱功稍逊——歌剧舞台上很少见到这样的唐乔万尼,看来演员的形象和表演才能,已成为当今歌剧舞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家通过一系列现场演出,将一套曲目锤炼成熟,再进行录音,这是灌录唱片的标准做法之一。前一段时间,上海就出现了一次现场同步于录音计划的演出。德国钢琴家沃格特与英国的北方小交响乐团合作,在上交音乐厅演出了贝多芬全部的钢琴协奏曲,以及部分的交响曲。钢琴家目前正在担任这支乐队的音乐指导,他以在钢琴上指挥的方式演出这些协奏曲。无论对于这个组合,还是他们即将推出的唱片——贝多芬第一、第五钢琴协奏曲,英国的《留声机》杂志都给予很高的关注,有大篇幅的专文讨论。

一位演奏家涉足指挥领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在某个乐队中担任固定职位,就是另一回事了。北方小交响乐团虽然不是英国的头牌劲旅,却也是那里数得着的小型乐队,由一位德国钢琴家来担任音乐指导,自然成为话题。指挥台本身的魅力就够大了,但演奏家兼任指挥,很多也可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某位钢琴家在访谈中表示,如今现场演出莫扎特的协奏曲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乐队有很多细致的要求。然而,乐队所能给出的排练时间很少,结果就是自己苦练数月,甚至多年的曲目,指挥家只给你一次排练。他感叹:就这点时间,能够做什么呢?

于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演奏家自己担任指挥了。排练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独奏家自己站在指挥的位置,至少能比较好地与乐队成员沟通。协奏曲的编制固然比室内乐大了不少,独奏与乐队所需的默契却是殊途同归。然而,演奏家出色地控制自己的乐器已很不容易,同一支上百人,或至少由数十人组成的乐队沟

光彩之中也有疲惫

——略谈沃格特与新录音同步的贝多芬音乐会

◆张可驹

通,所需要的又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技巧”。我们实在不能单单着眼于巴伦伯依姆、佩拉亚这样的成功案例,毕竟引起非议的例子不可胜数。巴伦伯依姆也在他的书中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指出这需要演奏家真正对于指挥有把握,而不是让乐队自顾自地演奏,自己却做出指挥的样子。他指责后一种情况根本就是对于乐队的侮辱,只是为了在经济方面“省下请指挥的钱”!

而更进一步,演奏家不仅担任指挥,还接过乐队的固定职位,这就意味着他与乐队之间的默契度要更高才行。沃格特是当代很重要的德国钢琴家,战后德国钢琴界受到重创,在国际范围取得影响的人物大大减少,所以突出的德国钢琴家更显得宝贵。沃格特属于他那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二三位,同北方小交响乐团有了固定的合作以后,他们直接推出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这样的重磅曲目,确实足够醒目。这次的两场演出我只听了后一场,第三和第五号协奏曲,还有《第八交响曲》。演出反映了很多东西,这里不及一一展开,但是关键的两点依旧不能不提:首先,演奏体现了当下乐队与指挥家合作的“新的状态”;第二,沃格特在键盘上指挥的水平,给我留下的印象可说是光彩之中也有疲惫。

在今天,乐队指挥早已不是托斯卡尼尼、卡拉扬的年代那样,完全一言九鼎的带头人。哪怕在柏林爱乐的排练厅里,人们也会看到指挥与乐队

极为充分的讨论。对于沃格特这样从事指挥还不太久,却同乐队“情投意合”的音乐家来说,有时很重要的就是让乐队顺滑流畅地开自动挡,他不时提供GPS即可。《第八交响曲》的演出即给我留下这种印象,而协奏曲的部分,我们就领略到更明显的对话的默契。这是特别可贵之处。不能不说,就整体的完成度来说,沃格特在键盘上指挥的功力同一些代表性的演出相比仍有差距。最明显的就是,钢琴家演奏到某些句子的末尾时,会显得有些潦草(或者说不投入),明显让人感到他需要分神考虑接下来乐队的事。这就不免在原本流畅的音乐表现中留下瑕疵点。

可是这样的瑕疵,也有足够的光彩来弥补。首先是钢琴家的演奏十分迷人,那富有特点的富丽、光辉的声音,略略不同于德国学派的传统风格,却给人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沃格特对于大格局的把握,除了那些“点”让他分身不暇之外,整体构图还是相当大气。而另一种光辉,就是乐队在音响、速度变化,以及整体的音乐表情方面,同钢琴部分的呼应竟是如此之贴心。看得出,乐手们是真正地爱他——不仅提供给钢琴部分最有力的支持,更在细节的处理上真正做到“两相缱绻”,这样的默契对于不少“只有一次排练”的独奏家而言,恐怕只能是一个梦想。只要他们能够把那些瑕疵去掉,这应该是当代一个很不错的组合。不过这样的问题在唱片中自然是可以修正的。

一场不同凡响的音乐会

◆党蒙蒙

月前,我有幸参加了一场纪念贝多芬逝世190周年音乐会,是由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办,并由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管弦乐队演出,并在有着浓厚音乐氛围的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行。

当我早早来到演出的大厅前,夺人眼球、色彩斑斓的有关音乐会的节目广告一下就把我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因为这场音乐会的演奏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校的学生,对于我来说,听惯了由专业人员演奏的音乐会,我想象中的湛美程度就不去作比较了。

但我对今天的指挥大师林邦恩老师有很好的期望。因为他是上海很有教学经验的音乐教授和指挥家,对着闪烁的广告屏幕,我顿时感到今天的音乐会一定会超出我的想象,虚拟的演出画面已然充满了我的脑海,都不知何时就坐到了离舞台最前面的座位上了。

很快演出就开始了,当第一首比才的歌剧《卡门》序曲在臻臻的悦音中响彻了整个音乐厅时,一下就震撼了所有的听众。我看到周围邻座的观众都在做着鼓掌的动作,再一看自己的手,也早已是合掌的姿势了。这时台下的观众合着林指挥的那一棒,响彻了整个音乐厅的鼓掌声,以此曲开启了不同凡响的今晚音乐会。

在接下去的时间,那首首经典的名曲,如维尔瓦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肖邦的钢琴幻想即兴曲,都如明珠在弦,跳



跃在脑海心间。随曲而思,如似在那天上人间又似在那山海河川,仿佛与贝多芬在月光河下见了面,又仿佛我最喜欢的维尔瓦第在诉说着迷人的春天。我闭眼静听,心吟着美给自己灵感的诗情画意。

琴瑟和鸣响天阁,臻音如似地神歌,一挥之间万曲籁,弦声湍湍醉心河。

这时只见一孩童对着电视台记者说着自己今天演奏的感受:“我今天能在这里演奏,就是我的林老师给我的力量,有他在台上指挥,我不会拉错一个音符,有他这个老师,我信心满满,有他这个老师,我对音乐的

理解都会在我的乐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林老师对我们的培养。”

在我被音乐会如此高质量演奏陶醉的同时,还真被这个音乐大师教学的理念而感动着,如似一首高歌,我爱我的祖国顿响在耳边。林大师的话语也在此时向观众娓娓道来:“为祖国的后代,提高孩子的音乐素养与技术,哪怕我再累,我也毫无怨言……感谢同行们的关心和尊敬!请大家再欣赏最后一曲,贝多芬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乐第一乐章。”

当完美的演出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的到来,当我看到林指挥那挥手用力的最后一刻,全体的演奏员整齐地站在舞台上向观众鞠躬致谢时,我也无法忍住自己那颗激动的心,也来到了舞台边。

看着那些可爱至极的孩子们,看见他们那信心满满的神态,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感觉,那就是以一颗尊敬的心,远远地望着手捧着满满鲜花的林教授,谦虚恭敬地在回答着观众的提问。一个有着一颗对祖国的爱心,对祖国音乐文化事业兢兢业业的责任感,我从孩子们的脸部表情看到,他们有多爱自己的老师,我也在远处以一个普通的观众,为我们自己的祖国,为我们的上海有这么优秀的音乐大师而感到无上的光荣,更为我们祖国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后辈人才而欢呼喝彩。

当欢乐已过,我静悄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脑子里还是清晰地回想着这场不同凡响的音乐会。